



VIDEO CD

附贈原著完整電影 VCD

[西班牙] 塞万提斯 著

唐·吉珂德

下

Don Quixote

唐·吉珂德

Don Quixote

「西班牙」塞万提斯 著

陈建凯 译

下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·吉诃德/(西)塞万提斯(Cervantes, M. D.)著;陈建凯译.
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2003.4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.第4辑)

ISBN 7-80179-133-9

I. 唐… II. ①塞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西班牙—中世纪
IV. I551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8334 号

唐·吉诃德

译者:陈建凯

责任编辑:子 龙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39.75

字 数:6230 千字

版 次: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5000 册

ISBN 7-80179-133-9/I·004

定价:438.00 元(全二十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再致读者

我的读者啊！不论你是绅士还是平民，也不论你是别的什么人，都一定在眼巴巴地等着这篇作者前言吧——你们以为我会利用序言将《唐·吉珂德》续篇的作者痛骂一顿，发泄我的满腔怒火。可是我得请你们原谅；对于他，大家都说他是托尔台西利亚斯结胎，在塔拉果纳出生，仅此足矣，我不想多说。尽管世人都认为“挨踩的小虫子也会反扑”，我却决定破一次例。也许你们希望我骂他笨蛋、疯子、滑头，可我不想这样做，还是让他去自食恶果。我不能默默忍受的只有两件事：一是他苛责我年老；的确，如果我能拦住岁月的流逝，唤回青春，我还会让这位老绅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？二是他郑重其事地指责我残了一只手，仿佛这只手是在某个酒店里胡闹酗酒斗殴中打残的！可我的手是在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争里致残的，这场战争的伟大在将来也许都无与伦比。在某些人眼中我的创伤也许不会给我增添光彩，但知道内情者却至少会因之而对我尊重。士兵流血身亡比逃跑生还要光荣得多。面对自己的残手，我毫无羞惭；如果有力回天，再现这样的机遇，那比起参加这样撼天动地的壮举所获的殊荣，我这只残手还只能算付了一点点代价。战士脸上胸上的伤疤好比星星，受人称颂，值得效仿，指导人们追求荣誉与光荣。何况，写书不是靠手，而是靠脑；那位作者指责我年老，殊不知脑子是随年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啊。

这位作者还一语双关地指责我“嫉妒”，对此我不能完全无动于衷。上帝为我作证，这个词的两种涵义里，我熟知的只有一种，那就是神圣、大度、靠智力进行竞争。所以，我决不会去责骂一位

教士，特别是他因在宗教法庭任职而倍受尊重。如果有这样的人士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，由这位作者出面说话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我钦佩他的才能，欣赏他的作品，十分敬仰他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。

我衷心感谢这位认真的先生对我作品的评价，他认为我的小说是好的，不过又精辟地指出：我的作品重在讽世，讽世胜于崇尚道德。可我认为：只有各方面都好，才称得上好。

我的读者啊，我仿佛听见你们在指责我毫无刚气、对他过分宽厚。可是，我请你们斟酌：对一个过分谦虚，有太多难言之隐的人还是要手下留情，因为他一定是个可怜虫。那可怜人啊！他自知处境狼狈，无脸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，只好隐姓埋名，假冒祖籍；就像是犯了叛国大罪或其他不容赦免的罪行一样。那好吧，如果诸位有缘见到他，请心怀慈悲，代我转告：我一点也不愿与他计较。因为对于魔鬼的诱惑我并非全然无知：在他衍生的许多小魔鬼中，管写作的魔鬼是最难抗拒的。一个人的脑子里有了这种魔鬼念头，就会把攫取之心当动力，自以为才气过人，信笔乱写乱划，认定是名利双收，结果往往利名双亏。如果他不相信你的话，你不妨开开玩笑，给他讲讲下面的故事：

很久以前赛维利亚有一个疯子，他的古怪念头是世上所有疯子从没想到过的。他弄来一支空心竹竿，一头削尖；他在街上捉住一条狗，一手抓住狗的后腿，把竹竿插进狗的屁股，对着竹竿把那只狗吹得圆鼓鼓的，像一个皮球。这种场合总会有人围观，他就在狗的肚子上拍一两下，对围观的人说：

“嘿，各位先生，你们感觉如何？难道吹胀一条狗是件容易事吗？”

你感觉又如何呢，先生？难道写成一本书是件容易事吗？

如果这幅景象对他也不适用，我亲爱的读者，请你再给讲一个疯子和狗的故事：

果都巴曾有个疯子，常常头顶一块相当重的石头满街跑；每次

碰到一条无主的狗，尤其是那种目空一切笔直冲到他面前的蠢狗，他就会猛地把石头砸过去，砸得那可怜的畜牲嗥叫不已，夹着尾巴，跛着腿，至少跑两三条街不敢回头。这疯子对自己的新武器非常得意，就如法炮制，对每条敢于正眼望他的狗都来一下。有一天，他恰巧碰到一位裁缝的狗，这裁缝喜好运动，尽管成绩平平，他对这条狗看得很重，可疯子并不知道。于是石头“嗖”地飞去，打在那可怜的狗身上，把那条狗差点打死了，它拼命地可怜巴巴地嗥叫着。狗的主人听到嚎声，知道是自己的狗，觉得打狗欺了主，于是顺手操起一根棍子跑了出来，直奔疯子，抓住他好一顿痛打。他一边打，还一边骂：

“你这婊子养的！敢欺侮我的小猎狗！你这没人性的混蛋！不知道它是条小猎狗吗？”

这可怜的疯子被打得浑身没一根完整的骨头。他终于从狗主人的手里爬了出来，整整一个月才康复如初。然后，他一出门又玩起了那一套把戏，而且顶的石头比原来还重。但是，当他又看到那只狗时，尽管足足想了一个月要再打它一顿，却还是控制住自己，耸耸肩膀说：

“不行，可得小心，这是只小猎狗哩！”

总之，从那以后，他看到的每只狗都成了正正宗宗的小猎狗，也不管它是猎狗哩还是凶狗。这个寓言的意思是：这位作者的才能就如同那疯子顶的石头，他今后会小心翼翼，不会让它随处发挥了。

我还要对他说一句话，就一了百了。请告诉这位能人：他曾威胁说要夺我口中的面包，我的回答仅仅是一首老歌：“愿上帝保佑我们高贵的国王长寿，也保佑我们长寿平安”——愿他静享安宁。

祝伟大的雷莫斯伯爵长寿！在命运给我最严厉的打击时，是他富于同情，用他著名的慷慨支持了我！祝愿托雷都大主教因其杰出的仁慈而青史留名！即使我一个字也不曾出版，即使攻击我的书出版得铺天盖地，比《明戈·瑞伏尔戈诗集》的字数还多，那又

有什么呢！这两位贵人不要我奉承，不待我乞求，就对我厚施恩泽，让我足以立身。就算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，我可能名利兼有，但我自认在他俩的庇佑之下，我更会名利双丰收。穷人可以承其恩惠，恶人却没法企及。贫穷可以部分地吞噬一位好人，却决不会将他完全淹没！才能会从命运笼罩不到的狭缝里透出丝丝光彩，总会受到真正高尚慷慨的人们的尊重。

我的读者啊，现在我和他已无话可说。可我得告诉你们：我奉献给你们的《唐·吉珂德》第二部，与第一部题材相同，剪裁手法也一样。本书中这位骑士再次外出漫游，直至最终去世，入土为安；这样，谁也不能再给他瞎编故事。他干的疯事已属太多，他本人对此也深感愧疚，如此足矣。同样的东西太多，总会倒胃口，还是物以稀为贵。

还忘了告诉你，我的《贝西雷斯》已快写完，不久就可吻您的手；《咖拉泰》的第二部也快脱稿，不久亦可蒙您垂青。

第一章 牧师、理发师与唐·吉诃德 谈论后者的病

熙德·阿默德·贝南黑利在本书第二部描述唐·吉诃德第三次漫游时说，牧师和理发师已有近整整一个月没有去拜访唐·吉诃德，恐怕惹得他缅怀旧事。但他们还是经常去看望他的外甥女与管家婆，叮嘱她们要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给他吃清心补脑的食品，因为他的不适很可能就是源于此处。她们回答说已这么办了，以后还一定会照此办理——尤其是据她们观察，他有时也似乎神智清醒。这消息使牧师和理发师十分高兴。这部极其重要、且又同样精确的史书之第一部的最后一章，曾记载他俩用牛车将着了魔的唐·吉诃德送回家，他们认定他的康复是这一创举的结果。于是，他们决定去看望他，亲自验证他的康复程度如何，因为他们曾认为他是不可能康复的。他俩还一致同意只字不提游侠骑士，免得他伤口初好，嫩肉受不起磕碰。简言之，他俩去看他了，见他身穿绿羊毛背心，头戴托雷都产的红帽，坐在床上，干瘦得像一具地道的木乃伊。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他俩，他俩问及他的身体情况，他详细介绍了一番，说得头头是道，条理清晰。东扯西拉了一会儿，话题最终落到了时事与政局上：抨击或改进弊端，改革或根除习俗，建立新法律，等等，俨然以当代的政论家、立法家李库尔果或索隆自居。到最后，他们把国家整个儿更新改型了，把它锤炼得与其原来面目迥然不同。唐·吉诃德阐述每个论题时都有条不紊，这使两位造访者深信不疑：他已恢复神智。

发表这些宏论时，他的外甥女和管家婆都在场，听到他理解得天衣无缝，妙趣横生，觉得上天如此保佑主人，她们难报大恩。不过牧师对他这奇异的康复茫然不解，决定要试试唐·吉诃德是否完全康复。他原来是决心不涉及骑士话题的，现在认为可以改变这

决心了。于是，他开始和他大谈新闻，其中包括：宫中已得到可靠报告，土耳其人正集结大军压境，风暴将落在何处，不得而知；如同以往几乎每年都发生的，上帝的所有信徒都惶惶不可终日。国王为保证安全，已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沿岸和马其他岛设防。唐·吉诃德说：“国王陛下及时布防国土，其姿态像一位极其谨慎的斗士，因为这种防范可防备敌人的突袭。不过如果听听我对此事的意见，我倒建议做另一种准备，这是国王陛下眼下不大可能想出来的。”上帝保佑你吧，可怜的唐·吉诃德（牧师听到此话，心中暗想），恐怕你现在是疯到顶，蠢到底了。当时，理发师也有与牧师完全相同的想法，他敦促唐·吉诃德把自己的宏伟计划告诉他俩。他说：

“谁知道呢？给国王出谋划策的多着哩，都不着边际，你的妙计也许仅仅只是其中之一罢了。”

“不，我的好剃头先生，”唐·吉诃德回答道，“我的计策决非不着边际，而是非常实用。”

“我的话决无恶意，先生，”理发师说，“不过我们总是发现：献给国王的计谋，要么是几乎都不实用，要么是非分之想，要么就是可能对国王陛下和国家有害。”

唐·吉诃德说：“可我的计策既非实施无门，也不是异想天开。决不是。它经过最彻底的权衡，最简便易行，任谁也提不出来。”

牧师说：“扯了半天，您还没告诉我们哩，先生。”

“坦率地讲，”唐·吉诃德答道，“现在在这里给你们说了，明天就传到枢密院某大臣的耳朵里，然后眼看着自己发明的成果被别人夺走，我可会追悔莫及。”

理发师说：“我当着上帝的面发誓，决不泄漏，无论是对国王、皇后、大臣、小卒，还有骑士，或是凡夫俗子。这个誓词我是从《神父传》里学来的。在该书的序曲里他向国王立下此誓，而正是这位国王抢走了他一百个杜布伦金币，还抢走了他那头能走会蹭的骡子。”

“这个故事我没听过，”唐·吉诃德说，“但我有理由相信此誓，

因为我深知理发师先生是个老实人。”

“即使他不老实，”牧师说，“我也可在此事上为他担保，保证他不会泄漏。”

唐·吉诃德问道：“谁又为你做保呢，牧师先生？”

“我的职业，”牧师答道，“我的职业就决定我保密。”

“上帝呀！”唐·吉诃德大叫一声，“国王陛下还需费什么神？他只要发一个告示，通知散在全国各处的所有骑士于某日在京城相聚。就算是只来了六个人，他们之中可能就会有一位，他即使是单枪匹马也能够消灭土耳其的全部军队。请注意我的话，先生们，请听我讲。一位骑士消灭二十万军队，你以为是件新鲜事吗？容易得很啦，就像是二十万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脖子，或是二十万人都像是杏仁糕做的。你们知道，记载这种奇事的史书可是多不胜数哩！要是赫赫威名的唐贝利阿尼斯还活着，向我寻仇（因为我嫉恨的只有他一人），或是阿马迪斯·台·高尔家族绵亘不断的子孙中有某位骑士在场，与这些土耳其人相遇，那景象将何等壮观！然而，我希望上帝会怜悯他的信徒，他一定会派人来，一些人即使不如以前的那么所向无敌，至少在勇气上也会旗鼓相当。上帝理解我意，我不多说。”

“天啦！”外甥女听到这里，发话了。“我舅舅还是在想当骑士哩，我敢用我的命打赌。”

唐·吉诃德大声说：“我到死也是骑士。让土耳其人来吧，何时何地如何登陆由他们挑，倾巢而来我也不在乎。我再说一遍，上帝理解我意。”

“先生们，”理发师说，“我请求让我讲一段赛维利亚的小故事。这事的确像是专为眼下的情景设置的，所以我很想说说。”

唐·吉诃德表示同意，其余的人也乐意听，于是理发师开始讲了：

“某人疯了，被其亲戚送到赛维利亚的疯人院。此人学的是民法，在奥苏那大学得的学位。不过，许多人认为：即使他是在萨拉

曼加大学拿的学位，也会发疯的。在疯人院里关了几年后，他自认为神智已经清醒，自欺欺人地给大主教写信，恳请他解救他于苦难之中。信写得十分笃诚，运用了一切可以想像的逻辑。信中说：出自上帝的仁慈，他脑子的不适已完全康复；只是他的亲戚还让他关着，他们好享受他的财产。他们打算昧着良心，让他到死做疯人。他一封接一封去信，谈论此事，神智清楚，逻辑严密，终于打动了大主教。于是派了他的一个教士去向院长了解事情真相，并要教士与疯子谈谈，如真的已经好了，就放他出去。教士去了，向院长问起那位先生的情况如何？院长回答说他还是个疯子。他的确时常胡言乱语，和以前一样，这些胡说八道至少可以抵消他清醒时的所有妙论。如果教士愿和他谈谈，就可以亲自发现这一切。教士决定试一下，去见了疯子，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。在整个谈话中，他一丝也看不到他脑子失常的迹象。何止如此，他陈述时镇静自若，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一语中的，使得教士不得不相信他的理解力已臻完境。他甚至还巧舌如簧地向教士控诉疯人院院长，说院长受了他亲戚送的礼物钱财，凡是有人来看他，院长都说他还在发疯，时好时坏。不过归根到底，他的大敌是自己的财富，他的亲戚一心想把他的财产弄到手，不愿承认他已靠上帝的慈悲，重新成了思维正常的人。简言之，他说得娓娓动听，结果是院长遭了嫌疑，亲戚成了贪婪不近人情之徒，而他本人则头脑完全清醒。教士决定带他出去，由大主教亲自判定整个事情的真相。为此，那位轻信的教士要院长归还硕士入院时带来的衣物。院长说破了嘴皮，劝教士放弃计划，说这位硕士仍是疯子，头脑仍不清醒。但他没法说服教士，于是被迫同意了大主教的命令，把疯子原来的衣服还给他。这些衣服整洁而体面。

“脱掉疯子服装后，硕士发现自己穿上了正常人的服装，于是他要求教士大发慈悲，允许他与同院的前病友告别。教士想看看疯人院里的疯子，就告诉他要与他同去。于是他俩与旁边的几位一起上了楼。不久，硕士来到一个笼子似的栅栏前，里面关的是一

个凶暴的疯子，不过当时他安安静静地。硕士对他说：

“‘兄弟，有什么事托我办吗？我就要回自己的家了，感谢上天，它慈悲无边，让我恢复了神智。你应备感欣慰，要信仰智慧之父上帝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像关照我一样，对你大发慈悲。我一定给你送一些好吃的东西来，你一定得想方设法吃下去。我是过来人，我得告诉你：我有理由认定我们发疯的原因，就是肚里无食而脑里充气。打起精神，我的朋友，振作起来。一遇到困难就灰心丧气是会伤身减寿的。’

“就在那笼子间的对面还有一个疯子，他赤条条躺在一条旧草席上，全神贯注地听了这番话，嫉妒不已，便站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‘是哪一位康复得这样好，这样聪明，就要走了？’

“‘是我，兄弟，就要走了，’硕士回答说，‘我不必再呆在这里了。上帝慈悲无边，赐我福佑，我诚惶诚恐，终身难报。’

“疯子说话了：‘硕士，你说话得小心点，别上魔鬼的当。在你的故居里舒舒服服地过吧，足不出户，免得自寻烦恼，又给弄到这鬼地方来。’

“‘不会的，’硕士回答说，‘我向你担保，我不会有机会再到这儿来了，我知道我已全好了。’

“‘你好了？’疯子大叫起来，‘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——再见吧。不过，我是朱比特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，我凭至高无上的朱比特发誓：赛维利亚把你当做神智清楚的人放你出院，这是种罪过；就凭这一桩罪过，我要严厉地报复这整座城市，让它永远记住，一代一代想起来就害怕。阿门。穿袍子的没脑瓜的可怜虫啊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有这份能耐？我就是掌管雷霆的朱比特，我手中有火红火红的霹雳，可以让世界惊惧不已，可以让它成为一片灰烬。不过且慢，尽管这无知的城市对雷火的惩罚恰当其罪，我还是愿换一种惩罚方式：从我发出神咒的即日即时起，我只需关闭天上的水门，让这个城市不降一滴雨，四郊也不见一滴雨，整整三年！你自由了！你好了！神智清楚了！我倒是疯子，关在这里不当人看！

凭我神朱比特起誓，这城市决不能降雨，否则我情愿上吊。’

“在场的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些疯狂的叫嚷与威胁，硕士转向教士，拉着他的手说：

“‘先生，您可别让这疯子的话吓住了。别理他。如果他是朱比特，可以停雨，那我就是耐普图诺——水的父亲，管水之神。何时下雨，何地下雨，都得听我的。’

“教士回答说：‘不过，尊敬的耐普图诺先生，惹火朱必特先生毕竟有所不便。因此，请您还是在这儿多呆一会儿，什么时候方便了，我会另寻良机恭候，带您出去。’

“院长与随行诸公禁不住哈哈大笑，笑得那位教士几乎挂不住脸了。长话短说，耐普图诺先生的衣服给脱了下来，他仍留在那里，故事也就完了。”

“嗯，理发师先生，”唐·吉珂德说，“这就是你所谓非常应景、非说不可的故事吗！哎，剃须高手！剃须高手呀！‘隔着筛子却不见一物，其瞎可知！’以德比德，以勇比勇，以貌比貌，以家世比家世——这总是不智之举、令人生厌，阁下注重实用，难道连这也不懂？我不是管水神耐普图诺，尊敬的理发师先生；我不明智，也不会装成哲人。我的目的、我惟一的要求是告诫人们：不尽力恢复崇尚骑士的盛世，是咎不可辞。过去的时代可以夸耀有骑士尽职保国、保护妇女与孤儿，除暴安良，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实在不配有这么大的福气。现在你们的骑士，大多数更注重的是锦缎衣服与其他豪华物饰的沙沙声响，而不注重他们本应引以为荣的盔甲的铿锵之声。现在，再没有骑士愿意披挂齐整地在野外躺在坚硬的地面上，听任风雨肆虐。过去的骑士总是脚不离镫，倚着长枪赶跑入侵的睡意，而不是沉溺于酣睡，现在这样的骑士到哪儿去了呢？过去的骑士穿过广袤的森林，爬上陡峭的高山，走过荒凉可怕的海岸，经受狂怒咆哮的大海冲洗；他发现海滩上有一条小船，无帆无桨无桅杆，什么装备也没有，但他仍旧义无反顾，勇敢地扑上船去，把自己交给桀骜难驯的惊涛骇浪，一会儿随波峰上天，一会儿又跌到海

底；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，终于战胜最猛烈的暴风骤雨，才发现他离原登船的地方已一万多海里。他在陌生的远方一跃上岸，历尽千万风险，值得铭刻于铜，而不止书录于纸。这样的骑士到哪儿去了呢？可现在，天啦！懒散娇慵胜过勤劳，安逸胜过艰辛，罪恶胜过美德，狂妄胜过勇敢，对武器的谈论胜过了苦练。这种货真价实的苦练，只是在那黄金时代存在并繁荣过，也只是在正宗骑士中间存在过。现在，我们何时听到过哪位骑士比赫赫有名的阿马迪斯·台·高尔更英武崇高？有谁比英格兰的巴尔梅林更老练？有谁比白骑士梯朗德更随和？有谁比希腊的李苏阿尔台更豪爽风流？有谁比唐贝利阿尼斯受伤更多而且伤人更多？有谁比贝利翁·台·高尔更坚忍不拔？有谁比费丽克斯玛德·台·伊尔加尼亚更胆大包天？有谁比艾斯普兰狄安更诚挚？有谁比唐希隆西琉·台·特拉西亚更谦恭？有谁比罗达蒙泰更勇敢？有谁比索布利诺王更谨慎？有谁比瑞那尔多斯更奋不顾身？有谁比罗尔丹更所向无敌？有谁比汝黑罗更温文尔雅？根据杜尔宾写的《环球志》，费拉拉姓的公爵全都是汝黑罗的后代。牧师先生，上述这些骑士，还有许许多多我无法提及的——他们是真正的骑士，是骑士精神的真正光荣与希望。我想向国王举荐的就是这样的人。这样，国王陛下既可卓有成效为他干事之人，又可省下大笔开支，而土耳其人只有气得发疯，大揪胡子。就我而言，并不因为教士不肯带我出去，我就还打主意呆在这里。就算是照理发师先生的说法，朱比特不肯降雨，这里还立着一位哩，他肯降雨，能降雨，什么时候想降就降。我讲这些，是要让好心的剃头先生知道：我懂他的弦外之音。”

“说真的，尊敬的先生，”理发师说，“我并无恶意。上帝为我作证，我用心良苦。因此，希望阁下决不要误解。”

“误解不误解，”唐·吉诃德回答道，“我自己最清楚。”

“好啦，”牧师发话了，“我差不多还没说过话哩。唐·吉诃德先生的话使我产生了一丝疑虑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临走之前，如蒙释去，将十分高兴。”

“再大的事，牧师先生都可以对我直言不讳。”唐·吉诃德说，“有什么疑虑你说出来吧，心中有事总是不舒服的。”

牧师说：“先生，既蒙允许，我得告诉您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法使自己相信；刚才阁下提到的那么多骑士会是这世界上的真人，真正的血肉之躯。有关他们的传闻，全都是寓言、小说，谎言梦呓，说的人也是半睡不醒之辈。”

“这的确又是一种误解，”唐·吉诃德答道，“许多人已被引入此种误会。他们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种骑士。在好多场合，我都多次为这清楚不过的事实辩护，以纠正出于偏见而几乎是大家都有的误解。有时我的成功不是以补偿我事业的尊严，但有时我获得了成功，因为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支持我，我几乎可以斗胆说一句：我就亲眼见过阿马迪斯·台·高尔。他身材颀长，脸面白暂，表情生动中看，一部黑须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神情令人敬畏而又和蔼可亲。他言辞不多，不易动怒，即使发火也很快平息。就像我给你们描述阿马迪斯的容貌一样，我想我可以胸有成竹地描绘出故事中出现的所有骑士的形象。只要如我一样理解到他们与故事书里描绘的别无二样，那么，根据一般法则，再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他们的成就及性情，就很容易推断出他们的相貌、身材、肤色等等。”

理发师提问了：“先生，您看巨人莫冈德该有多高？”

唐·吉诃德回答说：“到底有没有巨人，一直争论不休。不过，《圣经》里说有一些巨人，它描述的斐利士人歌里亚斯就是一例。他身長七万尺半，可谓高矣。《圣经》是没有半点虚假的。此外，在西西里岛发现了非常巨大的胫骨和肩胛骨，据此我们运用一些几何法则可以推算出这些骨头是巨人身上的，这些巨人高如巨塔。尽管有这些依据，我还是没法肯定地告诉你们莫冈德有多高。我倾向于相信他不很高，根据是描述他业绩的专著，里面说他常常睡在屋子里。既然还有房子容得下他，那他就显然不会太高。”

“一定是这样，”牧师说。他听到唐·吉诃德这些奇谈怪论，觉得很有趣，于是，他列出瑞那尔多·台·蒙答尔班·奥兰多，还有法兰

西十二武士中的其余几位，让唐·吉诃德估估他们的相貌。

唐·吉诃德回答说：“瑞那尔多的脸哩，我不揣冒昧地讲，肯定是宽宽的，面色是红红的，很霸道，性子特躁，喜欢结交强盗与不法之徒。至于奥兰多，或是叫罗兰多、或叫罗托兰多，史书上这三个名字都用过，我断定他是中等身材，宽肩，有点罗圈腿，肤色棕黄，红胡子，身上多毛，目光阴沉，少言寡语，却又十分随和风趣。”

牧师说：“奥兰多的相貌如您所言，不过尔尔。那就难怪美丽的安杰丽加瞧不起他，而喜欢那位机灵漂亮、风流倜傥、刚长出胡子的摩尔人。她舍弃前者的粗鲁，而投入后者温柔的怀抱，也就无可指责了。”

“牧师先生，”唐·吉诃德说，“那位安杰丽加是个放荡的姑娘，一个到处大卖风情的淫荡角色，有点反复无常。她留给世上的是艳名，还有她那不羁的事迹。她鄙视成千的王子，鄙弃了全世界上千位最英武聪明的骑士，却选中了一个毫无价值没长胡子的小僮。他无财无势，惟一的名声就是能知恩图报，这是他钟爱自己的朋友达狄耐尔而赢得的。安杰丽加卑贱地失身之后（这些章节无疑对她的名声不利），就连为她的美丽大唱赞歌的著名诗人阿利奥斯陀也不敢、或者说不愿描述她的事迹了。就是这位阿利奥斯陀，在搁笔前写下了下面几行：

也许别的里拉琴能更好地弹唱
她的爱如何使他成了卡塔亚国王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种预言，因为‘先知’的意思就是‘预言家’，而他与我们所称的‘诗人’是通用的。这一事实确实得到了验证。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安达路西亚诗人为她哭泣，用诗行称颂她的眼泪。另一位是加斯底利亚头牌著名诗人，他以她的美貌作为自己颂诗的主题。”

“请问先生，”理发师说，“有这么多诗人为安杰丽加大唱赞歌，

就不曾有一位讽刺过她吗？”

唐·吉诃德回答说：“假如萨克利邦泰或奥兰多是诗人，我可以肯定他们会将她挖苦嘲讽一番。被虚拟的或虚情假意的情人抛弃后，就用讽刺和嘲弄来报复，这是落魄诗人惯用的伎俩，胸怀博大者肯定是不屑为的。不过，我还真地从未听到过有什么诗歌嘲讽安杰丽加，尽管她在世上玩了那么多的花样。”牧师叫道：“这真是奇迹！”正在这时，下面院子传来吵闹声，离开他们有一会儿了的外甥女和管家婆在大叫大嚷。他们中断谈论，一齐急急赶出，要了解详情。

第二章 桑丘·潘沙与唐·吉诃德的外甥女 和管家婆大吵，以及其他趣事

这部史书告诉我们：刚才外甥女和管家婆发出的吵闹声，来源于桑丘·潘沙要强行进屋，而她们俩死拦着门不让进。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，你这该死的流氓。”她们中有一人嚷着，“走吧，走吧，回你自己家去吧，朋友。就是你引得我可怜的主人满世界跑！他都疯了，堕落啦。”

“你这魔鬼管家婆！”桑丘答道，“发了疯、堕落了、满世界乱跑的是我，而不是你家主人！是他引得我到处跑，你们把事情弄颠倒了。他花言巧语把我哄出了家，说是要给我一个海岛，这岛还没到我手，我还等着哩！”

“让你那鬼海岛噎死你！”外甥女大声吼道，“你这该死的家伙！什么海岛！可以当饭吃吗？你这好吃鬼，哼！”

“住口！”桑丘答道，“不是吃的，是管的！我可以管得比任四个市或任四个京城官还好哩。”

管家婆发话了：“不管那么多，就是不让你进门，你这个一肚子坏水、满脑子诡计的家伙！滚，管你自己的家去！去干活，你这懒